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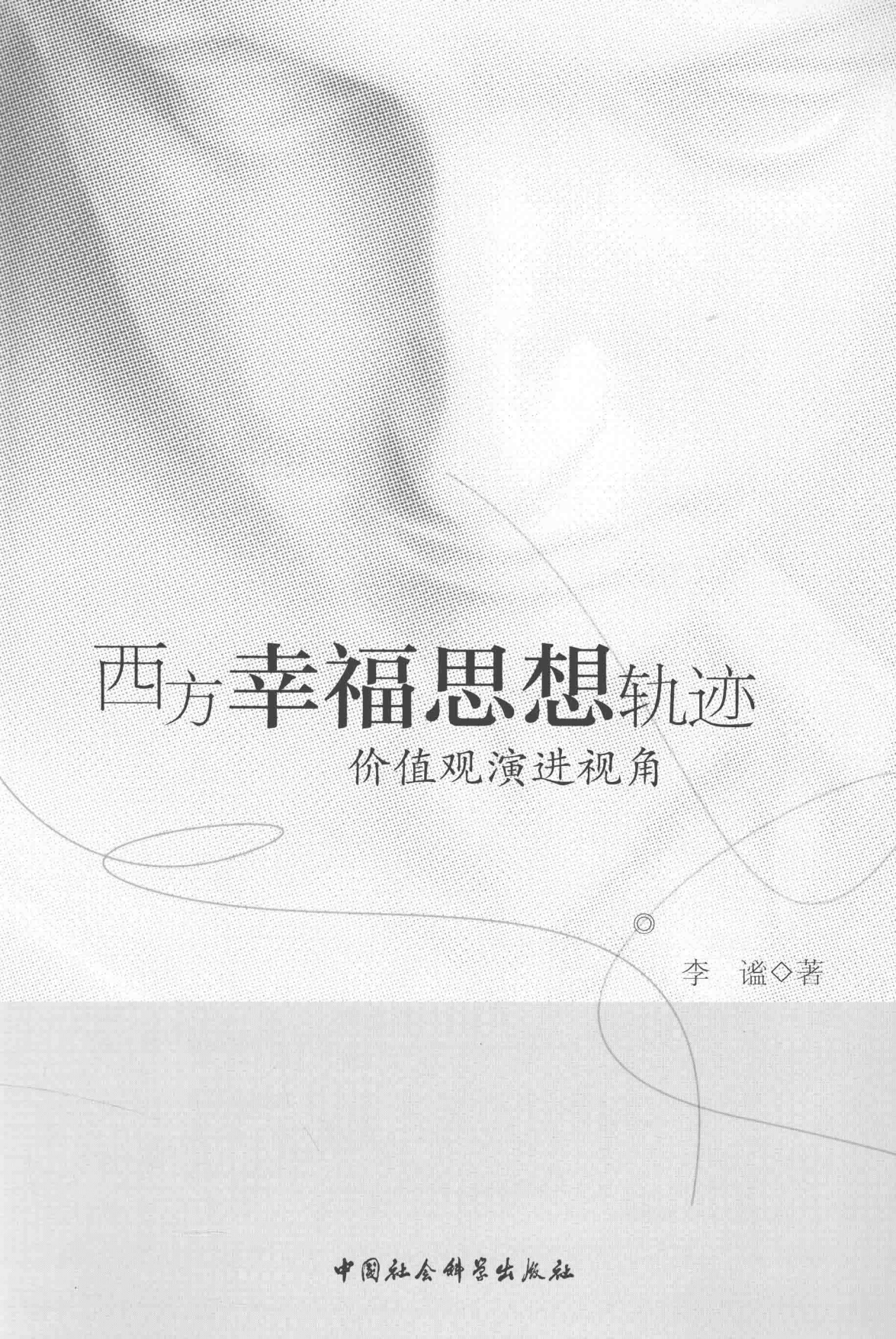


西方幸福思想轨迹

价值观演进视角

李 谧◇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幸福思想轨迹

价值观演进视角

李 谧◇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幸福思想轨迹：价值观演进视角/李湓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ISBN 978 - 7 - 5161 - 9930 - 5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幸福—人生观—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213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曦
责任校对 周晓东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西方幸福思想轨迹与价值观教育	1
一 幸福史是一面镜子	1
二 作为价值观的西方幸福观轨迹	3
第一章 前苏格拉底幸福观	6
一 幸福的理想生活	6
二 辩证的幸福	9
三 原子式的幸福	14
四 普罗泰戈拉“人的尺度”	22
第二章 德性与幸福的知识	25
一 探寻幸福的方法	26
二 认识幸福	29
三 善生活的实现	35
四 实践智慧与幸福	40
第三章 道德秩序与幸福	44
一 幸福的构成	45
二 幸福国家的政治理想	50
三 灵魂与幸福	54
四 理念与幸福	59
五 善与幸福	62

第四章	至善与幸福的境界	67
一	亚里士多德“人的三性”	68
二	幸福的意旨	71
三	德性与幸福	76
四	沉思的生活与幸福	80
五	政治活动与幸福	83
第五章	快乐主义幸福观	89
一	昔勒尼派的享乐主义幸福观	89
二	犬儒学派的个人主义幸福观	92
三	伊壁鸠鲁派的快乐主义幸福观	97
四	斯多亚派的德性幸福观	104
五	皮浪的享乐主义幸福观	110
第六章	基督教幸福观	114
一	寻求永生的幸福	114
二	神学的德性与幸福	118
三	意志自由与幸福	121
四	对基督教幸福观的审视	126
第七章	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幸福之争	129
一	理性与自由的幸福观	129
二	洛克幸福论	140
三	利己主义向“整体”幸福观的转变	145
四	休谟幸福论	153
五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合	161
第八章	法国启蒙思想幸福观	164
一	人生幸福与痛苦的分配	164

二 返璞归真的幸福	168
三 同情心乃促进幸福的美德	174
四 善良意志的幸福	177
五 公意与公共幸福	181
六 霍尔巴赫的德行与幸福	185
第九章 纯粹实践理性与幸福的法则	190
一 幸福属于经验范畴	190
二 责任与幸福	195
三 德性王国的幸福	201
四 目的王国的幸福	205
五 道德律与至善的结合	208
六 对康德幸福学说的审视	213
第十章 功利主义幸福观	219
一 快乐的立法目的	220
二 幸福是否可以量化	224
三 幸福的质与量	227
四 功利主义幸福何以可能	231
五 功利主义与公正	235
第十一章 前马克思幸福观	240
一 作为绝对精神的幸福	240
二 利己主义的幸福	245
三 政治正义对幸福的影响	251
四 人性与幸福	256
五 规章制度与幸福	260
第十二章 新自由主义幸福观	264
一 正义感与幸福	265

二 最不利者的最大幸福	271
三 “资格”与个体幸福	274
四 最低限度国家与理想社会	278
五 新自由主义幸福观的局限	282
参考文献	290

导论 西方幸福思想轨迹 与价值观教育

马克思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① 恩格斯指出：“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是一切道德的基础。”^② 费尔巴哈也指出，人的每一种追求也都是对于幸福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出发点与落脚点，就是要不断改善民生，推进民生文化健康茁壮成长，其宗旨在于实现民生幸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幸福必然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思想为指导，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幸福观相统一，并充分吸收世界幸福史中的文明成果，进而彰显出永续发展的鲜活动力。有鉴于此，对西方幸福观进行历史追溯与理论探讨，必将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幸福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透视人文思想中的幸福演进逻辑和发展脉络，是教育的要求，是人文素质提升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理论批判的要求。

一 幸福史是一面镜子

黑格尔在谈世界历史时，曾经指出，世界史并非是一部幸福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在他看来,所谓和平喜乐时期,都是历史典籍中的一些空白的篇幅。然而,他却认为历史中的一切均依理性而行,这一点成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正由于如此,才唤起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依理性去阐释幸福、追寻幸福进而享有幸福。这样,我们便有了一幅幅充满哲理、包含浪漫性色彩的幸福论画卷,至今依然被人们津津乐道地传颂、慨叹、批判。勾勒出这幅画卷的脉络,阐发对其中每一幅画卷所包含的幸福因素,帮助人们辨识与评判西方历史上的幸福思想,以确立自己正确的幸福观,这便成为本书的价值与意图所在。

历史唯物主义是探讨西方幸福轨迹应当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幸福观问题本质上是价值观问题。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由于人们的生产力水平、生活状况不同,因而产生不同的幸福意识。我们的行为是由我们的思想观念所决定的。“正如苏格拉底所教导的,一切行为来自我们对事物和事物价值的观念;一切愚蠢的、有害的行为都来自不正确的观点。”^①正确的观念来自历史唯物主义,只有将不同幸福理念还原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阶级意识形态当中去,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真谛;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对其虚妄之处的强有力批判。历史地看待西方社会幸福观的发展演化轨迹,不难发现它与西方社会不同发展时期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紧密相连,并具有阶级性。幸福观发展史,从外部表现为各个阶级与集团的幸福理念交替史,但事实上,被统治阶级的幸福观念不可能战胜统治阶级的幸福观念,因而处于从属地位。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凡学不考其源流,莫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观今日之西方文化,欲究其根本,必然要求我们回到其历史中去。“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用历史分析方法去对待西方幸福思想的价值,就可以既洞察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又可以用历史的眼光从深层理解西方当代价值观,进而判断其未来发展的走势。借鉴与启示自在其中矣。

态度决定高度,对待西方幸福思想的态度决定了自身幸福价值理

^① [德] 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25—226页。

念的高度。《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魏源指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并非要致力于打败或制裁西方文化，但至少可以做到“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今天各国竞相比拼文化软实力的时代，需先学习西方、认识西方，才能在文化上最终战胜西方，进而使国家强大、民族振兴。鲁迅指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研究他国的幸福观念，正在于“别立新宗”，为实现人民幸福增添养料。认识西方幸福轨迹是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掌握了其根本内涵，才有发言权，才可能进行深入的批判工作。盲目的批判将是无知的、荒谬的表现；也只有充分掌握了西方幸福精髓，才能使之与中国传统幸福观互参，进而为自己确立正确的幸福观打下坚实的基础。罗素的方法值得借鉴：“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鄙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判的态度，这种批判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①对待西方幸福观的态度，同样是不尊崇也不鄙视，而是理性地、客观地分析，深入其内在本质，而后再批判地吸收。

二 作为价值观的西方幸福观轨迹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本书认为，西方幸福思想的轨迹表现出了“双主线”特点，一者是从经验和情感出发，认为幸福是第一位的，道德属于第二位的，后者是为前者服务，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二者是从理性出发，认为道德是第一位的，而幸福则是第二位的，道德为幸福立法，制定规则，只有在道德法则之下，才配享幸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也。主张幸福是第一位的主线，最终演化

^①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4页。

为功利主义，进而转化为英美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尽管其中也包含共同体主义的成分。或者，我们干脆说“效用”构成了西方幸福轨迹的一条主线，从古代的快乐主义，到近代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又可译为效益主义），再到英美现当代的实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共同构成了效用幸福观的主线。这一条主线迎合了资本主义追逐利益增值的发展观念，因而长盛不衰，甚至得到了当代西方诸多发达国家政府的垂青并予以采纳。主张道德是第一位的主线，在康德那里达到了顶峰，树立起了“为道德而道德，福在其中”的实践理性逻辑或德性论幸福观。尽管后世企图对康德加以发展，但基本未能超越康德的范畴，顶多只是对康德幸福观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诠释或注解。

但这两条主线之间并非平行发展，而是处于相交关系状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一条轨道称为经验论幸福观，而另一条轨道称为理性论幸福观的话，那么二者并不是相互无涉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融合。它们融合或协同的相交点，便在于作为人性的“情感”。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什么要讲道德呢？那是因为如果不讲道德的话，每个人的幸福与利益都不可能实现，这是人的社会性与人际交往、分工等所决定的。道义论幸福观要不要利益呢？必然需要，倘若没有利益与幸福，那么人的生存都无法维持，道德赖以立足的根基都不存在，谈道德又有何益？道德就是人的自由，就是人的理性与意志的命令，如果没有人，道德亦无必要。但道德不可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利益和幸福，而是需要通过激发人的同情心、仁爱之心或良心，进而使人们产生愉快的幸福感。这样，两条轨迹在“情感”之点相交了。无论是休谟，还是康德，抑或是霍布斯、穆勒、卢梭等，都从人性的视角论证了这一点。

由此观之，由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不同，使得不同历史时期哲学家们持有不同的幸福观，这是由时代决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哲学看清了人性这个基点。立足于人性，各种现实需要成为理性人不可避免的内在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言，人首先必须吃穿住用，才能从事各种文化活动，进而各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都要求得到满足。利益就产生了。由此，西方幸福观中，利益或功利便成为幸福的核心。人是自私的，如果人们都去追求自己的私利，而将他人的利益置

若罔闻,那么自我利益与意志必然无法实现。道德的出场正是基于互利的要求,在追求幸福的进程中发挥着限制私利的重要功效。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幸福观的两条主线相交于“人性”。无论是基督教所主张的德性,还是资本家所主张的价值增殖,都是围绕着“利益”而展开的。讲道德的目的也是为了利益。因而,无论是功利主义幸福观,还是纯粹实践理性的道义论幸福观,本质上是一个幸福观:以“利”为本的幸福,它表达出西方幸福观的运动轨迹和发展脉络。西方有关幸福的价值观念,始终在这个法则下运行,当下如此,未来依然不会偏离这个中心。相形之下,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重义轻利”,是为鲜明对比。这是后话。

只要这个世界上物质处于匮乏状态,无论是极度匮乏还是中度匮乏,人们追求利益增值的欲望便不可能消灭,因而私有制便不可能消灭;只要私有制一日不消灭,平等便不可能真正实现,道德就只能做利益的奴婢,真实的幸福依然是人们追求的一种幻象。依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幸福,在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状态之中,这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然有关马克思的民生幸福思想,不是本书所能容纳得下的,读者可参考另一拙著。^①

西方幸福观的两条主线构成了其运行的轨迹,也正是由于这两条主线,才使得西方幸福观在一种强有力的张力中发展、前行,使得对幸福的体认和感受在时间与空间中得以展开和延续。时间可以检验一切,空间可以裁量一切,过去的幸福观是否适合于今天的时代,其他国家和民族所在地域的幸福观是否能被我所用,同样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出发,去加以评判。幸福是主观的,同时也是客观的。我们不是相对主义者,而是辩证论者。由此,我们可以这样来下结论:幸福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是历史与现时的统一,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

^① 李谧:《马克思主义民生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一章 前苏格拉底幸福观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认识与掌握、批判与借鉴西方幸福观，必须回到作为其源头的古希腊，那里是西方文明的始基，是西方幸福轨迹的起点站。在古希腊，无论是哲学、政治学、文学等，无不充满对幸福的畅想与探索。在此，我们可以获得与中国传统幸福观或同或异的理念。

— 幸福的理想生活

幸福的生活是人们恒久的期待与梦想，因为它是指向“善”的。追求善的生活，乃政治的价值取向。政治家们不仅探讨幸福，追求幸福，而且实践幸福，这已成为他们的毕生事业和理想生活。在古希腊，有两位政治家具有丰富的幸福思想，至今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因而，我们就从他们开始吧。

1. 梭伦的幸福论

梭伦（公元前639—前559），雅典大政治家，古希腊七贤之一。曾在雅典进行改革与立法，试图建立一个新旧政治势力均同意的和谐政治，但终被两种政治势力所不容。他理想的生活，代表着古希腊民主派的人生观。

梭伦的幸福思想主要表现为：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并善始善终地愉快地生活就是幸福。

梭伦为了求知、视察外界而巡游列国。有一次外游时，访问了国王克洛伊索斯，克洛伊索斯盛情款待了梭伦。后来，克洛伊索斯问了梭伦一个问题：在你所遇见的人中，谁是最幸福的？他这样问，以为

梭伦会回答克洛伊索斯是人间最幸福的人。然而，梭伦却十分正直，说最幸福的人是雅典的泰洛斯。说 he 是最幸福的人，原因是，第一，泰洛斯的城邦繁荣，一代代人健康成长；第二，他一生享尽人间安乐，并死得光荣（他英勇地死在战场上，雅典人为其举行了国葬）。应该说，梭伦表达出了这样几点幸福的要素：一是为国家做出杰出贡献，使得国泰民安；二是活得安乐，死得光荣。这可以说就是梭伦心中一个好公民的重要标志，也是他的人生理想。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多么希望能为他所在的国家做出贡献，以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康。

克洛伊索斯继续问道，泰洛斯之后，谁最幸福呢？心中以为这回应该轮到自己了吧。但梭伦又一次令他失望了。梭伦的回答是住在阿尔哥斯的两青年：克列欧毕斯和比顿，他们有足够的财富，而且力气很大。克洛伊索斯愤怒了，在别人的心中，他竞争不过两个普通青年人。当然，梭伦给了他合理的解释：“纵然是富豪人物，除非是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巨大财富一直享受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因为许多有钱的人并不幸福，而许多只有中等财产的人却是幸福的。拥有巨大财富的不幸的人只有在两方面优于幸福的人；但幸福的人在许多方面都超过了前者。有钱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的欲望，也有能力承受大灾难的打击。后者当然不能像前者那样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也经不住这样的灾难，然而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降到自己身上，此外他还会享受到这样的一些幸福：他的身体不会残废，他不会生病，他不会遇祸，有好孩子，又总是愉快的。如果在一切之外，他又善终的话，这便正是你所要寻求的人，也就是够得上称为幸福的人了。”^① 这一席话是多么真挚、纯朴，同时又蕴藏着丰富内涵，也恰如其分地教育了克洛伊索斯。

上述这番话，涵摄着深刻的幸福思想。首先，中等财富而非巨大财富是幸福的。富豪会有很多精神压力，他们的主要精力可能会放到其财富的安全上面，而这正是中等财富者精神更加愉快的优势。尽管他们能满足各种欲望，但绝大部分欲望只需要中等财富就可以享受

^①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7—38页。

到，而另一些欲望是需要节制的，放纵欲望并非真正幸福。其次，对财富要善始善终地享有，才能算是幸福的。正如赫拉克利特和其他一些哲学家们所讲的，财富和幸福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赤贫和豪富有可能在一夜之间交换位置。因此，只有一直享有自己的财富，并且在生命与健康上面又十分幸运的人，才是幸福的。完美的生活，人皆所欲，但那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虚像。人们总是拥有一些东西，同时又缺乏另一些东西。每个人拥有的内容不尽一致，只要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东西，充分利用好自己的所有，最后能够安乐地死去，幸福必然属于你。

2. 伯利克里的幸福论

伯利克里（公元前500—前429）出身雅典名门，受过良好的教育。古希腊民主政治极盛时期的政治家，他所统治的时期被称为“伯利克里时代”。他为雅典带来了政治民主、帝国霸权、经济繁荣。他在阵亡将士的葬礼上进行演说，表达了古希腊人的理想生活，蕴涵丰富的幸福思想，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追捧。

第一，伯利克里认为，为国做贡献、守法、勇敢的人是幸福的。“真正算得勇敢的人是那个最了解人生的幸福和灾患，然后勇往直前，担当起将来会发生的事故的人。”^①当然，这些勇敢，并非要求为了私利而勇敢，而是为着国家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表达着爱国主义情怀的勇敢。为着国家利益的人，其光荣感不受年龄的影响，其最后的幸福不是谋利，而是受到同胞的尊敬。“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②后来，亚里士多德也将勇敢限定为美德。这样一种幸福的德性，与当时的时代特点紧密相关，如果缺乏了勇敢，则国将不国，自由也将随之剥夺，这样的生活就会面临众多的痛苦。在此意义上讲，因勇敢而获得同胞的尊敬，的确是幸福的。

第二，他认为德性是通往幸福的桥梁。有关德性与幸福的关系，伯利克里没有直接论述，但从别的论述中可以剖析出其意蕴来。他指出：“我们爱好美丽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奢侈；我们爱好智

①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46页。

慧，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没有把它当作可以自己夸耀的东西。至于贫穷，谁也不必以承认自己的贫穷为耻；真正的耻辱是不择手段以避免贫穷。”^①这就教导人们不要奢侈、不能柔弱。

简朴在今天依然是一种美德，过简单而有意义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在另一层意义上，合法致富不仅得到法律的认可，而且也是德性的要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发财或摆脱贫困而不择手段的现象充满了社会，他们制造假冒伪劣产品，从中渔利，损害了社会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健康与生命安全。人们慨叹“道德滑坡”，诚信缺失。面对此种现象，我们深深地感到，伯里克里的德性幸福思想具有多么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辩证的幸福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0—前470），古希腊卓越的辩证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生于小亚细亚海岸的古希腊殖民城邦爱菲斯。他生活在斗争的环境之中，外有波斯的入侵，内有奴隶主民主派与贵族派之间的争斗，严重地影响到他的幸福思想。他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他将王位让给了他的兄弟，自己跑到女神阿尔迪美斯庙附近隐居。根据罗素的判断，他的性格并不是和蔼可亲的，而是非常喜欢鄙视挖苦别人，也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强调只有通过强力才能使人类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这使得他信仰战争。赫拉克利特被称为“晦涩哲人”。他十分厌恶民主权利，抛弃他世袭的高位，在忧郁的闲暇中度过了他最后的十年。其理论类似尼采的伦理理论。但他的幸福思想至今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1. 幸福是流变的

赫拉克利特教导人们说，没有什么永恒存在或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在变化之中，这一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同意。“一切事物都

^①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0页。

是有限的，世界只有一个，它是由火产生的，经过一定的时期后又复归于火，永远川流不息。”^① 这就涵摄着一种意见：幸福是流变的，而不是永恒的。我们在经验生活中也感受到幸福的流变性。富不过三代，穷不过三代的中国式说法，正与这种流变性相关。幸福不可能永远属于某一个人，也不可能长存，痛苦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地缠住某一个人，幸福与痛苦总是交替进行的，有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叉。没有哪一个人永远生活在好运之中，也没有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交好运。无论幸福的哪种因素，比如财富、荣誉、地位、健康、愉快等，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而不是永恒不变的。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幸福思想，体现为一种幸福辩证法。他讲道：“在我们身上，生与死，醒与梦，少与老，都始终是同一个东西。后者变化了，就成为前者，前者再变化，就成为后者。”他还讲道：“太阳，每天都是新的。”^②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变化是永远的存在，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之中，因而要求我们把握住来之不易的幸福，同时又要不断追求新的幸福，面对未来，满怀希望！

幸福的流变性是一个与时间相关的范畴。追求永恒的东西吸引着无数哲学家。然而，时间总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时间停止变化，那一切都将不复存在。由于人们希望幸福常驻，就很容易把人们拉到超越时间的形式上去，如果人们的尘世生活达不到这个目的的话，仅有的希望便寄托到神灵和上天了。时间可以制造一切，也可以改变一切，正由于时间可以制造或消灭一切所爱的对象，因而引得诗人悲观地感叹：“时间枯萎了青春的娇妍，时间摧残了美人的眉黛，它饱餐自然真理的珍馐，万物都在等待着它那镰刀来割刈。”^③ 但也有哲学倾向一种永恒观念，将永生纳入一种完全独立于时间之外的存在方式，伏汉就表达了这种愿望：“那天夜里我看见了‘永恒’，像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大光环，它是那样地光辉又寂静；在它的下面‘时间’就分为时辰和岁月，并被一些天体追赶着，像是庞大的幽灵在移动；全世界和

① 周辅成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14页。

③ 转引自[英]罗素《罗素文集》第7卷，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85页。